

# 朴仁铎：金牌制片的幸福观

■本报记者 张晶晶

中国的大批电视人正怀揣钞票，走在从世界各国购买版权的道路上。

他们中有人成功，比如源自荷兰的《中国好声音》；他们中有人惨淡，比如在浙江卫视之前的另一个版本“好声音”。将电影电视看作继房地产之后又一棵“摇钱树”的投资商们，迫切需要有人告诉他们：到底什么样的剧本会火？

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上帝知道观众喜欢什么；这个问题似乎又有规律可循，一大批分析师走在分析受众心理特征的研究道路上。他们说，或许，从有着共同文化的东亚圈寻找范本比较好。遍寻一圈，影视剧较为发达的日韩变成了第一目标。

韩剧在中国的火爆已经不是新鲜事，从最初的《蓝色生死恋》《冬季恋歌》到2013年最新的《继承者们》《未来的选择》。从最初的兄妹恋、白血病人这些为人诟病的俗套、拖沓情节，变成了今天快速、时尚并且成熟的电视剧“制造工厂”。在一部纪录片里，一位韩国官员说，他们很愿意免费向各国提供电视剧版权。在播出之后的衍生品、旅游等商业利益，远比版权费来得有意义。

不仅是电视剧，韩国综艺近来的势头也是来势汹汹，湖南卫视引进的《爸爸去哪儿》收视火爆，电视台、广告商、主持人以及地方旅游的多头共赢让电视人们心潮澎湃。四川卫视引进的《两天一夜》目前看来差强人意，但新颖的节目形式仍受到赞赏。

究竟是什么决定收视率、口碑和利益？

在韩国有着“金牌制片人”之称的朴仁铎先生，应“第一制片人联盟”邀请，近日来京向中国制片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截至目前，朴仁铎已担任24部电视剧制片人，无一亏损，2008年至2010年作品均为当年韩国收视率冠军。其中，2010年作品《面包王金卓求》创下了50.8%的收视率，被称为韩国电视剧的“收视奇迹”。朴仁铎也是将韩国电视剧打入日本市场的第一人，《冬季恋歌》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后，赴韩旅游人数是之前的10倍。

“影视作品第一要素是要传播自己的价值观，并且这个价值观对大众是有益的。这自然而然会给你带来回报。”如果是一部希望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的作品，那价值观的选择更加需要是普世的。朴仁铎说：“挑选的过程中，题材会越来越窄，爱情、人性、成功励志——这些成为韩剧的创作核心。”

## 十年磨一剑

时光倒转到20年前，乡下小男孩朴仁铎，为了“伟大目标”，独自闯荡首尔。他自幼有着“小才子”的美称，作文和绘画能力都非常突出。考入延



“每个影视剧要有自己的核，要放佐料，爱情、竞争、励志——这是佐料。但一定不要忘记灵魂与核心。”

张晶晶摄

世大学，他遵从父母的安排，为了成为一名公务员读了行政学。大三服役，写了几篇小文章之后，长官安排他从事新闻相关工作，成了一名新闻摄影记者。兵役服完，朴仁铎有了与成为一名公务员完全不同的梦想——做一名电影人。回到学校之后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图书馆的600多部电影全部看完。

“第一份工作是在KBS（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，为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），但是不是制作部，是战略企划研究室。”朴仁铎当时的工作，是为KBS制定各项政策，以及节目发展的战略。“熬了10年，终于有机会。KBS给了我一个公派留学的机会，去美国读MBA。结果学了一年，韩国金融危机，中途被送回来。”回国后他升任KBS总裁战略秘书。但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，想继续深造的愿望挠得朴仁铎心里痒痒。为了完成这个愿望，他把自己工作以来辛苦攒钱买下的小房子卖掉，揣着钱回到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(LMU)，把大众传媒与艺术MBA读完。

回国后他找到老板，要求成立内容战略研究部，自己做了部门主管。“当时做了KBS World，和CCTV4互相落地。另一个主管项目就是《冬季恋歌》，这是KBS试水国际市场的第一部戏，非常幸运，在日本爆红。”

十年磨一剑。三十岁才开始做制片人的朴仁铎后发制人，成为韩国知名制片人。

## 幸福三部曲

“优秀称职的制片人要有自己的想法，有好的故事叙述能力，能够协调各方顺利完成拍摄，这是基本素质。”

《面包王金卓求》最初是个不被看好的故事，它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小伙子成为最优秀的面包师的过程。这与当时流行的灰姑娘嫁豪门等流行题材非常不同。“事实上当时电视台也持保留意见，认为这样的题材非常冒险。开播前预估收视率25%，后来超过38%，最高收视率58%，成为近八年来最高收视率作品。”

面包师这个职业，在中日韩三国都不是高尚的行业，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。“所以加上‘王’字，展开一些故事。”在创作阶段，朴仁铎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现实——经济经历发展高速，逐渐平缓，甚至倒退，“大家会重新考虑幸福在哪里，希望以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反映这个思考”。

幸福是各个形态、各个阶段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，家庭伦理剧的表现形式满足了各个年龄段电视观众的需求。这样的成功看似理所当然，但影

视圈的秘密正在于此，符合所有高收视率要求的作品，往往流于平庸。这或许与乔布斯理论相似，用户并不知道他们究竟需要什么。如果你给了他们自己能够说出来的一切，那么他们便会将你抛弃。

一个面包如何被幸福充盈？朴仁铎将其分为三个阶段：吃饱的面包，有趣的面包，幸福的面包。“每个影视剧要有自己的核，要放佐料，爱情、竞争、励志——这是佐料。但一定不要忘记灵魂与核心。”

2012年，中韩合拍片《幸福的的面条》播出，朴仁铎担任制片人。这是一个与幸福的面包内核相似，但佐料不同的作品。故事的原型来自于他本人在美国读书时的真实经历，学习小组讨论至深夜，同组的中国姑娘说要为大家准备面作为宵夜。本来很简单的冲泡碗面结果在厨房呆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出来。本想取笑一番的朴仁铎听到姑娘给出的原因之后，开始佩服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智慧感。姑娘给出的原因很简单——“半夜吃东西不好消化，要用煮的”。

## 制片人的幸福

每每出差来中国，朴仁铎都会借着自己一知半解的汉语功夫，仔细观察中国各个电视台在播出什么。古装剧的精彩情节和宏大场面让他极为佩服，但同时看到了中国现代剧的苍白乏力。

他说，上世纪末的韩国电视剧市场曾经流行一种题材：农村小伙来到首尔，通过自己的奋斗帮父母的父母买了冰箱。有点类似目前中国的电视剧喜欢的诸多题材之一。当时的韩国影视圈也出现投资并喷的情况，房地产、食品公司纷纷进军影视制作，400多家制作公司一夜出现，但最后真正做过作品的不过100家。

“因为热爱想从事这个行业，并且同时希望赚钱的话，继续做下去；如果只是希望捞一笔，可以转行了。捞一笔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。”朴仁铎给希望通过影视剧牟利的人们这样的忠告。

在到访北京的前一日，朴仁铎刚刚为中国传媒大学访韩团作了一场演讲。在机场候机的时候，他买了两本书，《从林万里》和《趋势中国》，讲的都是关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。朴仁铎的多年老友，《幸福的面条》中方制片人韩耀永说，他最为佩服朴仁铎的一点便是，热爱阅读，从书中把握时代脉搏。给观众带去幸福感是朴仁铎最大的幸福。

“日本的一位韩剧影迷，80多岁的老太太，告诉我她从韩剧中得到了继续开心幸福活下去的理由。那時候最幸福的就是自己，这是制片人最大的快乐。”

## 见微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图片

“全国假日办别再做‘大锅饭’了。”

——11月27日，全国假日办公布了三套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方案，公开征求意见。光明网发表题为《全国假日办别再做“大锅饭”了》的评论员文章，指出三十多年改革已将中国“大一统”式的社会结构打破，步调一致、整齐划一都已成为不受“待见”的词汇。制定公共政策的思路，应该以多元化诉求为基本前提，而不应沿袭计划经济时代“统一安排”的路数。

“陈永洲如果见利忘义收了钱，司法机关会公正处理。但对记者的新闻监督，进行打击报复，这个我是一贯地反对的。记者的监督权要保护。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性失真，全部选的莺歌燕舞的一面，好像社会没有矛盾、没有问题，其实也是不真实的现象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斌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。

“中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很多，文学是见仁见智。有的作品被人看作是伟大的作品，而有人却觉得它水准很低。所以没有必要把获奖看得很重。重复别人、模仿别人没有出息，重复自己也没有出息。每一次文学创作都是一次挑战。”

——作家莫言近日在参加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时坦承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一定程度上让文学变成了一个话题，但他希望大家不要只关注一个莫言，要关注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优秀作品。

“精英们就应该多生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。”

——张艺谋“超生”成为近日热门话题。演艺明星刘佩琦在受访谈及此事时作上述表示，旋即卷入舆论漩涡。

“就这么一个土丘，但是大家都来看它，相比之下，高楼大厦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就是文化的意义。”

——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·克莱齐奥近日到访中国，11月24日他在参观施耐庵墓时如此感叹，并向这位600多年前的中国文豪献上深深的三鞠躬。

“我从没听过医生和病患还会发生冲突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医生也要练功夫。医生的天职就是帮助病人，病人到医院是需要医生的帮助。无论如何这种人身攻击、打架行为都很愚蠢，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被教育。”

——11月21日，广东省政府“洋顾问”、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、被誉为“伟哥之父”的弗里德·穆拉德在被记者问及如何缓解医患关系时深感意外。

“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。”

——香港商界“超人”李嘉诚近日接受《南方周末》专访时称，香港地价高，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，内地的地价也飞涨，无法成功投得土地。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，高价投地而亏本，就是对不起股东。

“正好那天在宿舍，黄洋和其他同学打游戏时说起愚人节快到了，他要想个节目整人。我当时看他笑得得意，又想起曾听说其他学校也有过用毒来整人的事，就在心里暗想，你这么开心，我也来整整你。”

——11月27日，备受关注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宿舍投毒案公开开庭审理，受害人黄洋的室友林森浩当庭承认，他向黄洋所喝的水中投入剧毒N-二甲基亚硝胺。但林森浩称，他并非故意杀死黄洋，只是因为愚人节开玩笑，想教训一下黄洋。

“我们现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一样，可能10年后就没人讲粤语了，大家都讲普通话，这个是好还是坏事呢？好的是大家都一样了，坏的就是独特的文化没了。我不是能控制这个的人，我只是一个人在旁边留意观察的人。”

——演员吴彦祖曾说，自己最想拍一个100年以后的香港科幻片。近日，他在接受《外滩画报》采访时，如此描述他头脑中未来可能出现的世界。

“这并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通过削减肉食的消费量来拯救地球。畜牧业与全球暖化大大有关，这项措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气候。”

——挪威军方发言人艾斯汀近日宣布，该国军队将每周吃素一天以对对付“敌人”：气候变化。（池木）

## Face 面孔



## 『扫桥爷爷』安息吧

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翠林社区南侧的6条铁道上，凌空架设着一座天桥。这座天桥每天迎送万余居民进出南三环，被大家称作“连心桥”。11年来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位老人出现在桥上，清扫垃圾，清理小广告。11月25日，87岁的“扫桥爷爷”窦珍在寒风中清扫天桥时意外坠落，不幸离世。

窦珍的故事，在这个冬天感动了一座城市。

窦珍是北京市供电局的一名退休司机，1999年入住翠林社区。那时，小区与南三环马路隔着6条铁轨，居民去对面乘车需要绕行几公里。为图方便，很多居民横穿铁轨抄近路，意外事故时有发生。2000年，在居民呼吁下，当地建起了这座“连心桥”。

然而，建成后的“连心桥”隶属关系不明确，常常脏乱不堪，无人清扫。2002年起，76岁高龄的窦珍带着自己的笤帚、簸箕和抹布，承担起了义务清扫的工作。时间一长，扫桥成了他的习惯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120米长的桥面、196级台阶，耄耋之年的窦珍，每天要在天桥上往返打扫4个来回，早上8点一次，下午3点一次，既扫桥面又擦护栏。

久而久之，扫桥变成了窦珍老人生活中的一项乐趣，他甚至自编了扫桥顺口溜：“分文不取，工具自理；打扫卫生，锻炼身体；生命不息，绝不休息。”每天走上天桥打扫，老人把它当作小曲哼唱。

“连心桥”与南三环连接处的路面以前是一段泥土路，一到雨雪天就泥泞不堪，过往行人苦不堪言。2011年，窦珍自筹3000元钱请人把这段泥土路铺成了石板路，由此改名为“爱民路”。为了宣传窦珍老人的爱心善举，社区在天桥的出入口立了一块牌子，专门记录这段历史。

今年9月，因为窦珍身体不好，儿女决定把他送到敬老院安享晚年，但老人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要求搬回家住。窦珍的儿子窦孟显说：“父亲说他扫了这么多年的桥，一天不扫，这浑身就不痛快。”回家第二天一早，窦珍又去扫桥了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窦珍重返“岗位”后不久，便发生了坠桥的悲剧一幕。在人们的哀思中，翠林三里社区的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更名为“窦珍志愿者服务队”，接过了“扫桥爷爷”手中的爱心扫帚，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。

（余艾柯）

## 糖果波娃

素有网坛第一美女之称的莎拉波娃，在球场上时常展现其“女汉子”的一面，她击球时标志性的吼叫声震慑全场，足以让对手不寒而栗。而在场外，她则想要给粉丝们奉上更多的甜蜜时刻。在美国有线新闻网(CNN)上周新鲜出炉的“十大明星女企业家”榜单上，莎拉波娃凭借其一手打造的糖果品牌 Sugarpova(糖果波娃)位列第七。

网球生活之余，这位俄罗斯“俏佳娃”正在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征服着世界，也收获了“甜蜜事业”带来的别样幸福感。

2012年8月美国网球公开赛前夕，莎拉波娃创建了自己的糖果品牌 Sugarpova，并且亲自担任品牌形象代言人在各路广告中出镜，更是不忘在各种场合积极推广。今年美网前夕，她甚至想过要用 Sugarpova 的名字参赛。

“糖果波娃”的造型以网球、桃心、嘴唇、女式手提包、女鞋等12款不同样式登上货架，分别被冠以“运动气息的”、“轻浮的”、“别致的”等标签，口味则选择大众喜欢的水果味。不论是形状设计还是口味选择，莎拉波娃都亲身参与其中。

每包售价约7美元的“糖果波娃”目前已登陆三大洲销售，过去一年中竟在全球范围内售出120万包。

“当别的运动员还在球场上奋战时，莎拉波娃已经开始为自己退役后的生活考虑了。”CNN点评道，“她的糖果充满了趣味、时尚和甜蜜。当然，还有非常多的网球和运动元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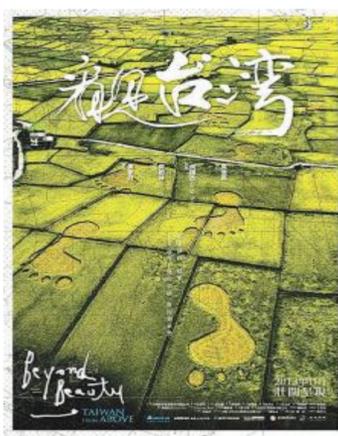
对于入选“十大明星女企业家”的理由，CNN评论员认为，莎拉波娃拥有长远的商业计划，在糖果市场的开发方面已小有经验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有着退役后在商场上大展拳脚的抱负。

“目前为止，我在职业生涯和投身商业之间做到了不错的平衡。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莎拉波娃强调自己仍会专注于网球，尽管看到“糖果波娃”的成长和进步给她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感受。

“我能够在工作的同时一直让自己充满创造性。我之前没有受过任何相关教育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实际生活中学到的，包括运营、广告、如何扩展品牌影响力以及如何和有天赋的人们合作。现在，我觉得是时候开始独立做一些事情了。”莎拉波娃已有足够的信心在商海运筹帷幄。（池木）



## 飞入云端，看见台湾



“如果我们飞入云端，划过台湾上空，看见的会是何种景象？”齐柏林执导的《看见台湾》于上周获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片之后，台湾《联合报》在推荐这部台湾影史上最贵纪录片时，曾如此设问。

齐柏林飞入云端，以鸟的视角给出了答案，为观众完整呈现了台湾的“美丽与哀愁”。

群山高峰、美丽海景、棋盘状的稻田……齐柏林将台湾的壮美景象一揽入镜头，然而美丽的另一面，却是地层下陷、山坡坍塌、江河污染等因过度开发、滥垦以及饱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大地伤痕。

影片正式上映后，迅速成为台湾街谈巷议的话题，媒体形容该片在台掀起了聚焦环保的“宁静革命”，纷纷呼吁“既已看见，别再回避”。

齐柏林拍摄这部耗资9000万新台币纪录片的初衷，也正是希望唤醒民众对脚下安身立命之土地的关注。为此，他几乎投入了毕生的力量。

1964年出生的齐柏林原本是一名有着铁饭碗的公务员，30岁时偶然接触到空中摄影，从此迷恋上这一充满风险且需要巨资投入的事业。20年间，他在公务之余租用直升机从空中俯拍台湾，累积下超过40万张的地景照片。

“透过不同高度的视野，我跟我们的土地产生了情感的连接。然而，飞行摄影成为齐柏林“最甜蜜的负担”。

一次又一次升入高空俯瞰台湾，齐柏林发现拍到美丽的照片越来越困难，看到高山上的农业、水泥化的海岸、人工化的岛屿，他惊觉过度的建设开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。

2009年，受法国导演吕克·贝松所拍摄纪录片《家园》的启发，齐柏林放弃了原本再过5年就能拿到的丰厚公职人员退休金，将自己300万元新台币的积蓄全部投入，并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向银行借贷，开始了首部台湾空中电影的拍摄。此后，在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的资助下，最终完成了《看见台湾》的创作。

纪录片拍摄工作启动最初，齐柏林的儿子曾问父亲：“爸爸，我将来会不会念不起大学？”

作为父亲，齐柏林曾无言以对，但他后来这样告诉儿子：“如果你将来读大学别别的同学辛苦，是因为你有一位父亲为你所居住的土地，记录了一个没有人愿意记录的事情。”（余艾柯）